



Chinese A: literature – Higher level – Paper 1

Chinois A : littérature – Niveau supérieur – Épreuve 1

Chino A: literatura – Nivel superior – Prueba 1

Monday 23 November 2015 (afternoon)

Lundi 23 novembre 2015 (après-midi)

Lunes 23 de noviembre de 2015 (tarde)

2 hours / 2 heures / 2 horas

Instructions to candidates

- The Simplified version is followed by the Traditional version.
- Do not open this examina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o do so.
- Choose either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r the Traditional version.
- Write a literary commentary on one passage only.
- The maximum mark for this examination paper is **[20 marks]**.

Instructions destinées aux candidats

- La version simplifiée est suivie de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.
- N'ouvrez pas cette épreuve avant d'y être autorisé(e).
- Choisissez ou la version simplifiée ou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.
- Rédigez un commentaire littéraire sur un seul des passages.
- Le nombre maximum de points pour cette épreuve d'examen est de **[20 points]**.

Instrucciones para los alumnos

-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es seguida por la versión tradicional.
- No abra esta prueba hasta que se lo autoricen.
- Elija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o la versión tradicional.
- Escriba un comentario literario sobre un solo pasaje.
- La puntuación máxima para esta prueba de examen es **[20 puntos]**.

Chinese A: literature – Simplified version

Chinois A : littérature – Version simplifiée

Chino A: literatura – Versión simplificada

从下列选文中选取一篇加以评论：

1.

苏七块

苏大夫本名苏金伞，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，开所行医，正骨拿环，天津卫挂头牌。连洋人赛马，折胳膊断腿，也来求他。

他人高袍长，手瘦有劲，五十开外，红唇皓齿，眸子赛灯，下巴颏儿一绺山羊须，浸了油似的乌黑锃亮。张口说话，声音打胸腔出来，带着丹田气，远近一样响，要是当年入班学戏，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。他手下动作更是“干净麻利快”，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，他呢？手指一触，隔皮戮肉，里头怎么回事，立时心明眼亮。忽然双手赛一对白鸟，上下翻飞，疾如闪电，只听“喀嚓喀嚓”，不等病人觉疼，断骨头就接上了。贴块膏药，上了夹板，病人回去自好。倘若再来，一准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。

人有了能耐，脾气准格色。苏大夫有个格色的规矩，凡来瞧病，无论贫富亲疏，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，他才肯瞧病，否则决不搭理。这叫嘛规矩？他就这规矩！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，能耐就值七块，因故得个挨贬的绰号叫做：苏七块。当面称他苏大夫，背后叫他苏七块，谁也不知他的大名苏金伞了。

苏大夫好打牌，一日闲着，两位牌友来玩，三缺一，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，凑上一桌。玩得正来神儿，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，往门上一靠，右手托着左胳膊肘，脑袋瓜淌汗，脖子周围的小褂湿了一圈，显然摔坏胳膊，疼得够劲。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，哪拿得出七块银元？他说先欠着苏大夫，过后准还，说话时还哼哟哼哟叫疼。谁料苏大夫听都没听，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，或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，脑子全在牌桌上。一位牌友看不过去，使手指指门外，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。“苏七块”这绰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。

牙医华大夫出名的心善，他推说去撒尿，离开牌桌走到后院，钻出后门，绕到前街，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来，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元给了他。不等张四感激，转身打原道返回，进屋坐回牌桌，若无其事地接着打牌。

过一会儿，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，把七块银元“哗”地往台子上一码，这下比按铃还快，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，挽起袖子，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，捏几下骨头，跟手左拉右推，下顶上压。张四抽肩缩颈闭眼龇牙，预备重重挨几下，苏大夫却说：

“接上了。”当下便涂上药膏，夹上夹板，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药面子。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，苏大夫只说了句：“这药我送了。”便回到牌桌旁。

今儿的牌各有输赢，更是没完没了，直到点灯时分，肚子空得直叫，大家才散。临出门时，苏大夫伸出瘦手，拉住华大夫，留他有事。待那二位牌友走后，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元里取出七块，往华大夫手心一放。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：

“有句话，还得跟您说。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，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！”

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，琢磨了三天三夜，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。但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。

冯骥才，选自《*<小小说选刊>十五年获奖作品精选*》(2001)

2.

逆光劳作

在庄稼地里松土时我发现一小节骨头
突然我觉得我的心在接近一颗久远年代的灵魂
这颗灵魂的拥有者已成为我脚下的泥土
我看不见他从时间的那一头朝我走过来

- 5 我扶住锄。我扶不稳身体。我的身体摇晃得厉害
我感到我和他是同一人：他喘息的声音
以及阳光下他额上闪烁的汗水和我一模一样

- 而且我们始终在走着同一条路，就是最后成为
泥土的路。我相信几十年后同样会有一个和我一样
10 松土的人，在庄稼地里发现我的一小节骨头

我轻轻拾起那一小节骨头，感到手被烫了一下
似乎还有血在燃烧……一大片庄稼地
迅速朝我涌过来。我立刻被淹没了

白连春，选自《一颗汉字的泪水》(2011)

Chinese A: literature – Traditional version

Chinois A : littérature – Version traditionnelle

Chino A: literatura – Versión tradicional

從下列選文中選取一篇加以評論：

1.

蘇七塊

蘇大夫本名蘇金傘，民國初年在小白樓一帶，開所行醫，正骨拿環，天津衛掛頭牌。連洋人賽馬，折胳膊斷腿，也來求他。

他人高袍長，手瘦有勁，五十開外，紅唇皓齒，眸子賽燈，下巴頰兒一縷山羊鬚，浸了油似的烏黑鋥亮。張口說話，聲音打胸腔出來，帶著丹田氣，遠近一樣響，要是當5 年入班學戲，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對頭。他手下動作更是「乾淨麻利快」，逢到有人傷筋斷骨找他來，他呢？手指一觸，隔皮戮肉，裏頭怎麼回事，立時心明眼亮。忽然雙手賽一對白鳥，上下翻飛，疾如閃電，只聽「喀嚓喀嚓」，不等病人覺疼，斷骨頭就接上了。貼塊膏藥，上了夾板，病人回去自好。倘若再來，一准是鞠大躬謝大恩送大匾來了。

人有了能耐，脾氣准格色。蘇大夫有個格色的規矩，凡來瞧病，無論貧富親疏，10 必得先拿七塊銀元碼在臺子上，他才肯瞧病，否則決不搭理。這叫嘛規矩？他就這規矩！人家罵他認錢不認人，能耐就值七塊，因故得個挨貶的綽號叫做：蘇七塊。當面稱他蘇大夫，背後叫他蘇七塊，誰也不知他的大名蘇金傘了。

蘇大夫好打牌，一日閑著，兩位牌友來玩，三缺一，便把街北不遠的牙醫華大夫請來，湊上一桌。玩得正來神兒，忽然三輪車夫張四闖進來，往門上一靠，右手托著左胳膊肘，腦袋瓜淌汗，脖子周圍的小褂濕了一圈，顯然摔壞胳膊，疼得夠勁。可三輪車夫都是賺一天吃一天，哪拿得出七塊銀元？他說先欠著蘇大夫，過後准還，說話時還哼哟哼哟叫疼。誰料蘇大夫聽都沒聽，照樣摸牌看牌算牌打牌，或喜或憂或驚或裝作不驚，腦子全在牌桌上。一位牌友看不過去，使手指指門外，蘇大夫眼睛仍不離牌。「蘇七塊」這綽號就表現得斬釘截鐵了。

20 牙醫華大夫出名的心善，他推說去撒尿，離開牌桌走到後院，鑽出後門，繞到前街，遠遠把靠在門邊的張四悄悄招呼過來，打懷裏摸出七塊銀元給了他。不等張四感激，轉身打原道返回，進屋坐回牌桌，若無其事地接著打牌。

過一會兒，張四歪歪扭扭走進屋，把七塊銀元「嘩」地往臺子上一碼，這下比按鈴還快，蘇大夫已然站在張四面前，挽起袖子，把張四的胳膊放在臺子上，捏幾下骨頭，25 跟手左拉右推，下頂上壓。張四抽肩縮頸閉眼齦牙，預備重重挨幾下，蘇大夫卻說：

「接上了。」當下便塗上藥膏，夾上夾板，還給張四幾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藥面子。張四說他再沒錢付藥款，蘇大夫只說了句：「這藥我送了。」便回到牌桌旁。

今兒的牌各有輸贏，更是沒完沒了，直到點燈時分，肚子空得直叫，大家才散。臨出門時，蘇大夫伸出瘦手，拉住華大夫，留他有事。待那二位牌友走後，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銀元裏取出七塊，往華大夫手心一放。在華大夫驚愕中說道：

「有句話，還得跟您說。您別以為我這人心地不善，只是我立的這規矩不能改！」

華大夫把這話帶回去，琢磨了三天三夜，到底也沒琢磨透蘇大夫這話裏的深意。但他打心眼兒裏欽佩蘇大夫這事這理這人。

馮驥才，選自《小小說選刊》十五年獲獎作品精選》(2001)

2.

逆光勞作

在莊稼地裏松土時我發現一小節骨頭
突然我覺得我的心在接近一顆久遠年代的靈魂
這顆靈魂的擁有者已成為我腳下的泥土
我看見他從時間的那一頭朝我走過來

- 5 我扶住鋤。我扶不穩身體。我的身體搖晃得厲害
我感到我和他是同一人：他喘息的聲音
以及陽光下他額上閃爍的汗水和我一模一樣

- 而且我們始終在走著同一條路，就是最後成為
泥土的路。我相信幾十年後同樣會有一個和我一樣
10 松土的人，在莊稼地裏發現我的一小節骨頭

我輕輕拾起那一小節骨頭，感到手被燙了一下
似乎還有血在燃燒……一大片莊稼地
迅速朝我湧過來。我立刻被淹沒了

白連春，選自《一顆漢字的淚水》(2011)
